# 野草

一株野草，静静地生在地板缝里。

这里太黑太窄，根还打着卷，

不行不行，下次找个好地方。

一株野草，

悄悄长在先生的花盆里。

“这儿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呵！”

瘦削的花对你叫嚷。

算了，算了，

这里太憋屈，茎还挺不直，下次找个好地方。

一株野草，

被先生拔出来，冷冷躺在桌面上。

“先生，我该到哪儿去？”你问。

先生笑了，

夹了夹手中的烟头说：“走吧，走吧。到你们中间去”。

一株野草，

喜洋洋地跟它的同胞们挤在一片草甸上。
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
这有宽广的阳光，遥远的风和细密的雨露。

所有的草都在笑，一笑就泛出一片接天的绿来。

但你知道，

这只是你们在白日里亲切的“伪装”。

你渴望在那黑夜里，月光下，风一来，

比刺刀更锋利，

比火炮更猛烈，

地上涌动着的是绵绵不绝黑色的草尖？

不，那是先生您日夜在纸上攒动的笔头。

# 镰刀

一把镰刀，人说安静是它的本分。

本分地割草，本分地生锈。

老头子半夜拿出来磨，往天上比了比，

红，锈跟月亮一样红。

一把镰刀，可大可小。

大的拿来割稻谷，一茬一茬地在堆，

黄豆大的汗在冒。

小的偏着欻猪草，一兜一兜在肩揽，

下坡还得偏着脚。

一把镰刀，用处太妙。

割得下生活的丰收，搁不下鱼水深情。

东唤这个阿哥嘞，西拉这个兵。

割来麻绳编草鞋，

编啊编，

长茧的老手搓得那个麻绳唉——

粗些，磨脚。

细些，要坏！

拧啊拧，拧开了眉头，咧开了笑。

割啊割，割出个红星，天亮鸡叫。

给我一把镰刀啊，雪般亮的好镰刀。

爬那个坡啊，走去爬那个坡。

站在山头挥个手嘞，

千万颗红星回头笑。

# 锤

一把锤，老铁匠溅火星的锤。

一把锤，小铁匠拿去建工厂的锤。

老铁匠说：“锤它！瞧瞧我们的厉害”！

小铁匠说：“快办！瞧瞧别个的厉害”！

一把锤，它居无定所。

一会儿在家里歇歇，一会儿又被搬到大工厂里亮相。

吱吱吱！织布机子在响！

轰隆隆！铁路轮子在奔！

一把锤，它的工作不止打铁。

一把锤，它的力量不止打铁。

你把它扔到街上去，

看吧！那迸出的力量可是翻天覆地呵！

一把锤啊一把锤，多么老实的一把锤。

它是那样的黑，又是那般的硬。

千万锤啊千万锤，何其团结的千万锤。

以活人之力抵万钧，集万民之智造新篇！

锤啊锤，锤个大船给民用。

锤啊锤，锤个汽车好运粮。

且锤吧，且造吧，

那一把从不惧怕的锤。

且看吧，且等吧，

那一把教别个“瞪眼看好了”的锤！

# 书桌

一张书桌，多么可爱的书桌。

一张书桌，萦绕着读书声的书桌。

桌脚站国土，腹中是诗书，头顶酿月光。

一张书桌，一张长腿会跑的桌。

星夜兼程的西南联大，

冒死！顶着炮弹往南跑。

脏污的脸上还带笑，

那是书的笑——云的留痕，尘的流光。

一张书桌，一张多么干净欢乐的桌。

吟哦着李杜文章，古今中外。

楼外的蒹葭，似梦；

窗外的皎白，溶银。

油灯下跳动的白纸黑字，

多么鲜活，陪伴上古的魂灵！

一张书桌，一张多么有灵气的桌。

负箧夜游凭栏地，行至幽丛散落萤；

率土借宿自分野，江河携锦竞东行。

轻轻地，温暖地，

秉烛夜游照江山，纵横指点觅失地。

泪啊泪，是诗的冰魄，

轻擦去吧！

血啊血，是火的心脏，

为了什么而灼烧啊！

一张桌，最普通不起眼的就是书桌。

给我一张书桌吧，就那张普通的桌。

再给我一支笔吧，一只吸饱了知识的钢笔。

让出太阳，

让出草原，

只蘸点月光，

我写那粮，有吃不完的粮；

再写那人，造了新中华的人；

最后写那诗。

什么诗呢？

那首诗最适合让我来写，

且借光阴丈量距离，不惜血肉驻碑信仰，

以此淬成一首人民的史诗。

他们现在哪里呢？

他们还在那里吗？

他们正在这里啊！

**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商务英语2202贾雨霏**